

金

壺

七

墨

金壺醉墨

卽醉言

鈎池 黃鈞宰 天河

推測家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率天下之人作奸犯科肆無忌憚者自此言始矣。天氣也。氣涵於土發皇於萬物而噓吸融合於人。自地而上。至於無所至極。莫非氣。卽貞非天也。人在天中。天在人心中。故地與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萬物生於垢樹穀糞。治化蟲溼蒸胎卵之屬。精始血成。潰腐朽穢積氣之門。故精潔者薄靈巧者鑿。君子杵穀

而食翦鎔而衣斧木鎔金而器故曰不垢不生不敗不成

氣積於兩間宣於萬物而流行於人平世之人其氣舒
舒則和利則淫淫則偏偏則有勝有不足不足則屈屈
則伏伏久則發故貴者恃權富者恃錢能者恃言權強
欺弱錢衆欺貧言巧欺拙委之若綦正也虐之若綦順
也凌虐而淺於氣爲怨委虐而深於氣爲寃將雨則虹
積寶則光山嵐水溼爲滯爲潭怨與寃氣屈伏積壓其
後也恆見於兵兵興而後以弱死强以貧暴富以拙害

巧是故謂之反

獵者不見水漁者不見山山非不高水非不深意不屬不知其大無所取給不慕其尊也

廣漠之地泯然無榮枯幽冥之都寂然無生死故木枯於方榮人死於初生

帥衆人而趨已事衆人樂成之謀未事於一人則囁然不欲盡辭矣故人可用不可恃用人者成情人者敗言平先發之難也

或問史稱漢高爲龍種宋祖之生異香滿室於事有之

乎天河生曰然有之然史臣之好誕實甚何必帝王爲異人任哉夫屏棄耳目觀入深隙者千中之一二餘則夢矣懷抱偉岸擇主而事者萬中之一二餘則流矣奮起角逐智勇相尙者億兆中之一二餘則什矣且夫暴行者必爭蔭饑處者不擇炊趨聲嚮景舉世同規譖出者如彼附和者如此豪俊餌之枯朽羅之義餌仁羅陽縱陰擒極人之量天地從心何必帝王爲異人任哉人博博天博人博者一博而爲虛爲難聽其自轉不能預期焉天固不知人之虛與難也人自爲之也

天地以氣食人○萬物以體食人○人以心食人○故天地之間○互相食○互相食○故化行食於人○而不思所以食人者○必死於滿○

何謂賢○制欲而已○何謂不肖○縱欲而已○縱欲順而易制○欲逆而難○積難成○貴士女一也○途有美女○或以財色挑之○其女歸而泣○三日不輟○以爲非義之緣○輕侮之辱○自愛者不受也○無故而以非義挑士夫○得不謂之輕且辱乎○不惟受之○又從而招之○士多金○以爲才女多男○以爲富○

水○吾○血○石○吾○骨○土○吾○肉○風○雷○吾○耳○日○月○吾○目○也○萬○物○吾
心○人○吾○手○足○也○君○子○以○人○才○濟○萬○物○猶○以○手○足○藩○心
金○玉○生○於○山○竹○箭○木○石○禽○鳥○屬○焉○珠○寶○生○於○水○魚○鼈○蚌
蛤○屬○焉○五○穀○生○於○地○果○蓏○蔬○菜○羊○豕○之○類○屬○焉○郢○治○之
世○取○之○有○節○食○之○有○時○生○齒○繁○奢○搜○採○失○度○則○造○物○不
能○給○故○五○年○一○小○災○十○年○一○大○災○百○年○之○間○必○有○兵○燹
兵○燹○作○而○耕○地○者○荒○採○山○納○水○者○廢○是○乃○天○之○所○以○息
地○力○也○

洞虛先生與木士說鬼爭論有無相持不決訟於天河

生天河生日皆是也氣麗於質人葆其身質古氣聚魂魄微存氣質俱散死鬼无人是故忠義節烈正氣常伸鬼之大者其名曰神思婦怨女纏綿鬱結是曰情鬼寸心不滅才士文人賛志塵埃是爲靈鬼清虛往來亦有冤魄勢力不齊含悲茹憤陰風淒淒短折之徒逞凶奪理取精賦強是爲厲鬼耳目所及種乘所陳惝恍離奇盡此數種未聞有精神耗竭心氣銷亡猶能兆影塵寰表形暮夜者也

東鄰殺羊美酒膏梁西鄰咽糠潤喉無漿問予如何申

墮其穠

見寇而治寇不如聞寇而恤民譬若救火者然救火者徒撲已火之火而火終不止不如急溼未火之屋而火不能延也

老子云齒剛則折久存者舌感澤云肉腐而寒其骨獨完未可相非也

夏客見羊而笑曰若不患暑何也六月披裘感澤曰是羊之身猶君之首君知暑之不暑其首則知羊之不暑其身矣時人謂之夏客笑羊

水族食其類人食非類故天地貴人天地知魚鼈以類相食故鱗用其體而人則柔之若使水族而人其體也者則水無族矣

爲人而求標異於人是自棄於人也人則何異哉乞丐與我同耳與我同體而不與我同性者其賤人乎思其所以異於賤人者可矣

萬物窮於所不能之事天必有所予以濟之非獨傅之翼授之角也故人無窮於天地者其終窮者其自窮者也

人生無因果鬼神無感應時運星相無憑一言以蔽之曰氣而已矣作善者其氣舒故祥和光○日月之氣也其氣慘故幽沮怪戾者叢之下士觀形中士信因上士審氣氣也者大人之交理數之匯也

人非牛不穀不穀不生人生而牛穀是牛生人以自殺也人非牛不生不生不行殺牛而食其肉是人行於牛而以殺報之也生生以力食人死又以肉食人當其食肉則思穀食穀則思牛其欲咽而不能下乎

同目異視同耳異聽不可強也強天下之人而曰必與

我同是之謂瞽聾

敬老同而事親加孝恤幼同而愛子加慈反目者無稍
仇鬭牆者禦外侮人情之私也王者卽以天下之私合
而成一人之公如是焉足矣故曰私情者聖世之大公
也人欲者天理之極則也非縱情逞欲之謂也

醫家以臟腑分配五行牽強之甚者也腎水何以竅心
心火豈能生胃語云人身一小天地脾胃地也發生之
原重濁者歸焉肺爲華蓋天也涵覆之象輕清者運焉
而心主爲人若夫肝爲陽中之陰風雷之烈根於后土

故肝主動主怒而與脾同色。腎爲陰中之陽。河嶽之精上爲星漢。故腎主智。主靜而與肺同源。人生於胃。死於心。息心衛生。思過半矣。

廣田園。遼職位。於人無與也。然而淺者矜焉。人猶舟也。勢位富厚。其運載之物也。體大者不驚。量狹者易溢。溢則傾。傾則覆矣。

器之成於人者先敗之。琢玉雕木皆然也。麥之爲醬也。豆之爲豉也。秫之爲酒也。蒸而熟之。又從而覆之。使之霉爛敗壞。敗之又敗。而大美呈焉。故物有成而敗。有敗

而成。有敗而終敗。是棄材也。

日烏月兔。道家之說。烏喻雞也。日位於卯。卯含酉象。故雞皆感日而鳴。月位於酉。酉孕卯精。故兔則感月而拜。物生於冬。榮於春。竭於夏。死於秋。人所見爲生。非其所以生。所指爲死。非其所以死。隕木也。蟄蟲也。生氣之密於性也。夫人之隕亦蟄其性焉可已。

天河生夜行荒山中。或泣於途。召而問之。曰。吾有至寶。可以辟水火。而人不知也。吾不欲自炫。以丐人之知。懼天地之精氣沈滅而不顯。斯人日卽於水火。而莫之脫。

也情不可忍。世不可干。時不可待。吾是以悲。生曰寶。何在。逡巡而退。屹立而不言。明日跡之。有石如人。天河生知其璞也。亦泣而還。

時無災祥。金木土石無怪異。萬事無命。無數。庸衆具人中材。因人傑士。盡人知人之貴。然後不讓能於天地。不受命於鬼神。

天之生人。同其所同。不同其所不同。譬如舍日就火。而曰吾以求明。不得謂就火非明。聚蚊成雷。集蠅於鼓。矜耳者震矣。

目眸不盈。數分立乎曠野。而天地在宥。交睫焉。則化矣。
吾不知。目自象生。與象自目。生與目瞑。則象忘。心瞑。則
目忘。天地暝。則心忘。心忘。然後萬物生。

善治邑者御氣。其次審幾。理象爲下。象者治亂之已著
者也。幾者將動者也。氣者未形者也。御氣奈何。亂則從
民。欲治則節民欲。

貧不矜儉。賤不矜勞。分也。耕不相饋米。織不相饋絲。固
有之也。仕多金士。多才分也。固有之也。

越人與吳人訟。吳人來告。理正於越。明日忘其辭。越人

全蜀西學
復來駿駿乎說之勝於吳也。理無兩勝。聽無二聰。先後異軌。故奕者爭先。

生物萬類。充積寰區。窟宅攸分。常異斯判。故習聞者。狎猝見者。驚明哲之徒。胸羅萬有。變怪紛出。視爲故常。如是而天下無復可驚之事。身植於地。地託於虛。星隕山崩。淵傾土陷。君子知孩提老耄。天壽無常。故怪石巉巖。驚濤澎湃。寸心坦蕩。萬象和平。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懼之事。治水導源。拔木窮本。君子信其所信。疑其所疑。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慮之事。三者既絕。而吾心定焉。心定

而識明。識明而才練。是故成大事者必靜知定理者必明。

天地賞罰賦於命。帝王賞罰存乎遇。衆人賞罰託諸名。命卽其身。遇庇其子孫。名百世而不可更。是以君子遠命。遭遇而致慎乎名。

金銀珠玉。積精成寶。光氣發越。抉地燭天。故人得察而出焉。夫寶之在地也。重泉錮之。累石封之。且猶不能秘。况於人之堂室乎。

物類無錢刀。而生不苦餒。羽毛鱗甲無衣飾。而冬不苦

寒人之有寒衣。寒之。人之有餒錢。餒之也。

持梁而處。羹膾卽酰羽也。顯貨自殖。金玉皆砒石也。雞肋一寸。敝帚千金。其不忍決然捨去者。守故之失也。前嶺後溪。中迫虎狼。舍命求免。轉獲康莊。自奮之力也。善乎宗子之言曰。行莫悲於依人。依人而食者貧。依人而行者賤。貧可爲也。賤不可爲也。故君子貴自立。

火之炎上。以求直也。觸氣而偏。水之就下。以求平也。依形而陷。故能使形氣無偏陷。則火直而水平。而人無憾。於天地矣。

火性陰以趨陽而炎。水性陽以就陰而潤。無陰陽則水火無矣。

宗子述其鄉人恃強凌弱。慨然歎人事之變焉。天河生曰不然。人或謾罵菩薩。稽首金剛。此非世情之殊。努力用低眉。所自取也。夜行遇犬。卻立避之。其相逼愈甚。俯身拾具。若將搏擊而前。則搖尾而竄矣。

宗子又言趨避禍福之報。天河生曰夫何爲哉。捕魚者設網中流而已。持竹環而擾之。魚爲所驚。爭就安逸之所。不知其入於彀矣。求樂得苦。避禍而反蹈之人。世間

名言解題
事固不可以智力爭乎。

鯨魚暴鱗於白日之中。燭天耀海。螺蚌之節。綾羅被光。
爲鯨鯢不爲螺蚌可也。欲螺蚌之皆如鯨鯢不能也。故士不舍已。從人亦不強人就已。

人生以中年爲則。過此有子弟之奉。未至則待養於父兄。盡一人之力。勤入儉出。歲獲百金。數口之家。免於凍餒。數口者各勤所事。可以贍給姻親。姻親苟安恤及斂獨。故一人力作而家道興。比戶敦睦而鄉俗厚。合省會郡縣。無有聞民情士而天下安矣。

犀貴角。麝貴臍。鶡貴尾。蠅貴珠。貂貴毛。蠶貴絲。蠣貴甲。
孔雀貴翠。鷯貴膽。然而犀麝諸物死矣。尾累虎鼻。累象耳累狐項。足累鶴鷺。刺累蜎。絲累蜘蛛。身累蛇涎。累蠅甲累龜鉗。螯累蝦蟇。然而虎象諸物生矣。是故生於累。死於貴。

善趨時者必審幾。言語顏色舉止毋虛發。毋妄投。毋有遺而不徧。周旋廣座。則注意精粹之間。密邇櫂門。則投契神明之地。是故將餌以言。精吾聽。將餌以色。審吾觀。言不猝施。色不遽動。此之謂二。將詔畏人。恥寓詔於莊。

○誤畏人。唯託諛於直。暗畏人。鄙寄暱於莊。此之謂三寓。
採其意而先發之以示敏。試其識而故反之以示愚。投
其好而巧合之以示智。攻其短而曲護之以示惠。動其
驚而緩承之以示閒。此之謂五逆。夫敬人之父不如譽
人子。敬人之弟不如憂人妻。善詞翰者與言文。好馬劍
者與言武。逐聲色者與言動。耽泉石者與言靜。此之謂
四逢。四逢五逆。二將三寓之術具。則雖之蠻貊而可行
矣。然而君子以爲勞也。不爲。

豁達之與放。蕩儉約之與吝嗇。謹慎之與拘牽。簡默之

與深險倜儻之與。猿佻慷慨之與。浮靡坦白之與。麤野
鎮靜之與。空疏忠厚之與。顚預精明之與。刻薄相似也。
而背道如燕越。故觀形不如視神。視神不如察氣。豁達
氣博。放蕩氣散。僂約氣固。吝嗇氣縮。謹慎氣定。拘牽氣
滯。簡默氣和。深險氣沈。倜儻氣超。猿佻氣薄。慷慨氣豪。
浮靡氣流坦白氣真。麤野氣陋。鎮靜氣定。空疏氣囂。忠
厚氣寬。顚預氣鈍。精明氣清。刻薄氣促。持此以相天下。
士於擇交用人之道。思過半矣。

山林枯槁猿鹿同羣。顧盼簪纓希沾一命。於是周彥

倫徐師川盧藏用等始終易轍之流仕籍初通隱慚榜
散俯首權要乞引求援於是又有楊再思趙師畢許及之
等廉恥盡喪之輩迨夫職典樞密位極人臣覬覦宮廷
患得患失於是又有王莽曹操司馬懿等肆行篡逆之徒
至於尊居九五玉食萬方壽命無權宮車自殆於是有
秦皇漢武希志神仙之主故當身依魏闕歷職清華視
夫嶺表崎嶇不可暫處然而鄒浩范純仁蘇氏軾轍之
謫無異登仙矣素性疏放習處晏安視夫困頓罔罔殆
將求死然而楊漣沈鍊楊繼盛之獄英聲正色干載如

生矣。故縱情則登諸雲霄而不足。矢志則納諸鼎鑊而
皆甘否泰固俄頃之事哉。

北人尙真樸其失也野。南人尙文采其失也浮。然耕稼
弱親不失爲善類。金玉其外無救於申乾。故君子與其
浮也毋寧野。與其通也毋寧介。與其媚也毋寧死而無
所容。若夫內希材藝之名。外襲矜夸之貌。又所謂遺珠
喪玉僅存蚌腹者也。

美質之生必有一相累之物。與爲附麗而始終之。生於
命根於性。雖天地之力不得而禁焉。故旱雲有風。良木

有蠶芳蘭穴蟻美玉棲蠅。

屏衆物而畜。息衆欲而壽。屈於衆志而伸勢無兼營。道無並進。君子無所有。故無所不有。無爲故有。成故曰無虧不盈。無陂不平。

驅燕人以操舟。榜必折。強吳人以御車。輪必摧。不習故也。習於天者寒暑狎。習於人者氣質遷。天地之道漸道也。善習者無不能。

人有恒言曰。古今人不相若。非通論也。孔傷借馬。孟慨壤雞。書載頑民詩陳淫俗。故知上古不必無澆薄之行。

後世不必無淳厚之期。蓬陌生麻雞羣立鶴其翹然特出者麻與鶴也。今古一也。

毀我福我譽我毒我賄我辱我忌我者服我見爲美而大惡隱焉。見爲害而大利存焉。消息無端損益對待。故曰天道如環。

天不時不生百穀。不時不成時。猶機也。迎機而導之事。會適至。治然成功。故曰乘時度勢。太上乘時。其次因時。其次逐時。最下不識時。與人家國事。而迂怪謬戾。不以時成者。未之有也。

徑。○。足。○。之。○。路。○。安。○。而。○。行。○。之。○。夾。○。以。○。不。○。測。○。之。○。淵。○。則。○。股。○。栗。○。色。○。變。○。神。○。攝。○。於。○。虛。○。也。○。佻。○。達。○。之。○。子。○。性。○。質。○。汚。○。陋。○。衆。○。人。○。所。○。鄙。○。棄。○。而。○。其。○。父。○。母。○。金。○。玉。○。寶。○。之。○。情。○。辟。○。於。○。私。○。也。○。守。○。形。○。累。○。影。○。鎔。○。色。○。歸。○。空。○。障。○。目。○。而。○。明。○。塞。○。耳。○。而。○。聰。

凡欲生於竅造物者之不能不竅造物之苦心也不竅無以生竅而欲又卽於死不獨牝牡然也耳目口鼻皆牝象耳牡聲目牡色口鼻牡臭味牝之得牡而定猶乎牡之依牝而安也夫竅則安得不欲也

土地也配天而生水火水火餘氣生金木金木不足與

水火搏水火不足與土齊。書云五行利用也。辨性也。體其輕重未爲適均。生剋云乎哉。

耕者畏暴而天不藏日。行者畏潦而天不厭霖。非忍也。所忍者小。而其所不忍者大。故旅雖潦不憚行。農雖暴不憚耕。

吳人患弱。日日引鏡視顏色。問人曰。何以得強。人曰藥之其可也。乃購參苓。製茱朮。早暮服之。毒發暴死。或曰藥亦死人乎。曰慮其死而藥之。不能已於藥者也。可以不藥而藥焉。得而不死。

百果之實名之曰仁。後儒言仁者千百其辭。莫能過焉。其負之兩者陰也。負之兩而中含一芽者陽也。性體具足而發生無窮仁之實也。

蜩之在林也。蟋蟀之在砌也。枝隱葉蔽。莫或見焉。然而持竿籠火者跡而得之。聲爲之招也。虎嘯而谷風生。君子慮虎之病於嘯已。

山雞得水而鼓舞未已。而羅者獲焉。故龍不辭雲。豹不釋霧。

春草苗而蚱蜢興。昆蟲出而百鳥哺。生於飴者嗜甘。生

於藥者嗜苦。生於糞者卽嗜臭。異哉其所自生。卽其所以養生也。故世有餒人無辱物。

孩提暱母而遠父。萬物親地而遺天。天可遺乎哉。果穀之實也。蒂根於幹而臍孕於花。蒂吸地精臍收天氣。去其芒焉則餒矣。微之又微。而至於糞穧焉。草寶焉。天地之性皆備。奈之何以人而遺天哉。

心影上 原名金壺淚墨

鉢池山農

琴園夢略

翩鴻者，僑寓揚州奇女子也。姓顧氏，名字不可書。軒轅生初見其貌，彷彿其神容，而擬之曰：翩鴻。父某爲江南名幕，愛女若拱璧，教以文字，少長善詩詞，工花卉，然不作閨閣柔曼體。以是益奇之。咸豐壬子，粵賊初出廣西，翁方客揚州太守署，上書當事，謂宜仿國初大兵堵禦吳三桂，重扼洞庭，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卽甚猖獗。

終爲釜底游魂。其成禽可立而待。不然則長江之險與
賊共之。吾未知所底也。當事方奉命出師沂江而上。
得書不憚曰。布衣而與人家國事。將謂天下無人耶。且
置我輩何地也。命太守屏去之。太守素重顧欵待如故。
而同人隱相揶揄。翁微聞其說。恚甚。後半月疽發背死。
是時翻鴻年十七。依母以居。弟一少。翻鴻五歲。家故貧。
祇傭一媼。翻鴻時就明內市蔬果。雖體態輕婉。而眉宇
有英爽氣。見人不甚避。言辭磊落。不類常女。居恒以鍼
黹佐母。晚就燈下課弟讀。卒以爲常宦族富家慕其才。

色間名者踵至母錯舉以試女意輒涕泣誓不嫁願終養母他日復言則曰且俟弟長納婦母左右侍奉得人再議兒事未晚也軒轅生者揚州旁郡人兩齡失母十三喪父出就外傅時時會文揚州性鈍拙尤謹禮法行遇婦女避之若浼將冠娶某氏閨門風雅婉婉相得然無世俗狎昵態未幾婦亡生賦詩悼歎哀音動人雖子影自傷而拘執如故朋輩誑遊青樓見伎女數人歡笑出迎大驚邦走朋輩強止之不聽而去其迂謹如此他日行過翩鴻明翩鴻方與鄰媼語生一見意識開朗私

念世間乃有此人。悵望移時。精彩飛越。自是忽忽如有所失。生之族人位巾者。業隣於揚。故有園亭甚盛。距顧氏第不遠。自鹽法更張日就頽圯。生築其東南一角居之。闢門於叢竹之中。略加脩飾。易製聯額。而更其名曰琴園。入門有土山戴石。雜植梅柳梧桂之屬。蔚翳蔽虧。迤邐而進。山之北棟宇五楹。翼然南向者。天爵堂也。自堂而東翼以曲廊。達於山巒。面川一小閣。額曰拜雲閣。之東北山石環疊。曰洞曰巖。攀巖穿洞。見有竹籬茅舍。遙現於林木之間者。曰香草盦。流水外抱。約略橫之。蘭

芷美蓉羅列階砌過此而西則傑構凌雲窗櫺軒爽所謂比玉樓也。樓之西南爲水榭廣二三畝中有種星亭環亭皆白荷蕩梁可登別有長橋曲折通於西北佳境甚夥生所僦居者止此然登比玉樓縱目四顧已足以盡攬其勝時生方悼亡於樓下別闢一室顏曰聲香影夢之齋朝夕吟咏其中暇別與顧氏鄰里相往還並識其傭媼閒言款洽因盡悉翩鴻爲人愈致敬慕朋輩俱知之相與姍笑生日吾敬其人非慕色也居數月鬱鬱不樂賦詩數章乞傭媼達之媼謝不敢曰是非尋常兒

女子。吾雖日侍其側。愛而畏之。妄語不能出諸口。間或
文醉。生曰。吾詩無他致。敬慕而已。媼笑曰。異哉君乃何
人。彼欲君敬慕。何爲者。雖然。君志於此有日矣。吾姑試
之。他日。翩鴻曉妝將竟。媼從鏡中對文而笑。文回顧曰。
何笑。媼曰。吾笑癡人。文曰。誰癡。媼曰。酸秀才揚揚從明
前過。有物自袖中墮而不知也。吾又不識字。文曰。物何
在。媼故從懷中袖底探索以呈女。先是顧翁之歿。女痛
父以憂鬱死。時時悲恨。翁遺寶劍一懸女室中。每念母
氏操勞。弟幼不克振門戶。則掣劍拂拭歎曰。奈何不作

男兒生詩第三首偶及此意云人間天上隔遙萊新詠
傳聞滿玉臺敢以塵凡窺上界願通文字識清才中郎
得禍寃誰訴伏女傳經志未諧我亦青年悲失情劬勞
心事有同哀鵠鴻見詩初不懼嫋惄惄將遁去及讀至
此淚涔涔下以爲忠厚之言與時俗輕薄者不同顧溫
曰汝識其人他日再見還之拭淚置詩筆袋中遂詣母
所越二日生復過媪媪入請詩函還生戒之曰後勿復
爾生還闈啓函則已作之外別有七絕二章詞云飛來
詩的太無因獨感劬勞數語真一世男兒千古業莫將

情語向閨人生讀竟。且喜且感。女旣倉猝付詩已而悔之。尤悔閨人二字之誤。時時以爲憾。自是不復相通矣。生獨居園中。形神消喪。常作小詩以自遣。一日散步城外。將及平山堂。見一道裝者來。鬚髯飄飄。童顏皓齒。摩肩而過。曰。惜哉此生有才無命。生覺其異。招之不答。追之。則步履甚捷。常在數武外。不得已揖而號之。道人回視。曰。何事見止。生遽前備問身世。因果。道人曰。某何所知。先生閒道於肓矣。生攬其衣而哀之道人曰。雲谷有言。福自己求。寶精秘神。與世沈浮。子雖窮薄。命然靈根。

自在吾當保固其靈。結來生再見緣也。言已。探懷出一小方鏡。授之。背鑄八卦。曰七情之鬱。不可排遣。但如其方位。置之枕下可也。雖然。樂不可淫。思不可縱。反是禍已。生受鏡納錦囊中。視道人已杳。歸而啓之。一如常鏡。弗以爲異也。又數日。諸友過訪。置酒香草盒。款之。談辯歌呼極歡。而散生念之數子者。上有父母之蔭。下有妻子之奉。宜其意氣發揚。不復知人間有愁苦事而已。乃幼年孤露。對影彷徨。悲從申來。不能遏抑。因憶道人語。出鏡反覆。靜視。卒無他異。隨手置枕下。倦而睡去。間有

叩門聲甚急。自起啓門。則身在家中。左右報曰。父翁歸矣。生急出迎。果見父自外入。恍惚似久客乍還者。遽前牽衣大哭。於是諸兄姊弟出謁。祖母以下坐堂上。父人問安已。問兒輩讀書。何似性情賢不肖。能否成立。堂之東偏立一姥。亡婦侍側。冠帔莊肅。生不識。以問父。父曰。廢兒此汝生身母也。生憶歲時所懸影象。彷彿相似。卽詣前跪抱姥膝。愈哀哭。不自勝。母撫其首曰。兒今長矣。我病臨危。呼乳媼抱兒榻前。泣無淚語。無聲兒識之乎。猶憶殯葬招魂時。兒嬉戲乳媼懷中。手捧神主墮地旁。

人感歎有泣者。兒猶蚩蚩笑不已乎。我雖去兒然魂魄
不舍兒者。經幾何年。兒今長矣。言至此哽咽不能語。聞
堂後雞鳴聲。父料理櫺書畢。乃曰。我暫歸。不能久留。當
復遠行。兒知方品守身。勿爲世人訾笑。則幸甚。生攬父
衣。不放。父揮之。仆地而醉。顧視一燈熒然。風葉打窗。淚
溼枕上。如冰。妻歎久之。而東方白矣。自是每有思念。置
鏡。輒夢。夢輒清折如平時。他日或傳翩鴻病。輾轉思念。
計無復之已。而拍案大喜曰。吾有寶鏡。何不以試翩鴻。
如前置鏡。臥終夜。輒轉寂無所遇。晨醒惺曰。道人誰我。

前者特偶中耳移枕出鏡則鏡背向上八卦方位亦顛倒乃自引咎是夕焚香默祝再試之果見翩鴻在前捧一無梗蓮花不言不笑望之不可卽欲趨向前而翩鴻又在後迫而卽之大聲發於戶外第見白額虎跳躡而來勢將撲生大驚呼救奚童隔戶應之乃知身在琴園中心惕惕不知何兆已而恍然歎曰吾乃今知道人之餉我厚也人生所不可必者醒時事耳醒不可必夢愈可知而我能必其夢則何不以醒爲夢而以夢爲醒乎於是益悟眼耳鼻舌身意皆如鏡花水月無一實相而

情亦漸漸灰矣。明年癸丑當事自九江折回金陵。粵賊水陸破江下。江寧告警。揚州紳富胥遷。顧母旣以客籍。僑居無肺腑。倚託之親又絀於背。不能他徙。乃召鄰里。及曩時媒妁議曰。弱女性執戀母不字。吾初不忍拂也。今事且急。老婦生死不足惜。如宗祀何。日前聞名諸家。有可議訂者。吾意酌許之。庶幾藉蘆莩之誼。庇蔭寒門。或者揣擊違遷。不致坐而待斃耳。媒曰。惜哉。早日言之。甚易事耳。今聘者已聘。遷者已遷。寇亂方殷。誰有閒心。議婚媾者無已。且試圖之。明日生與庸媼遇於途。得悉。

此言卽託爲媒。媼曰：媒非我所宜言。言之則前事且敗。西鄰錢嫗爲主母所信任。君往謀之。其諧乎。生如言。託錢往返酌議。有成說矣。翮鴻言於母曰：母以禍亂方劇。趣議姻事。爲避兵計。兒何敢違。第亡父一棺淺厝郊外。非先卜葬不可。母曰：兒言亟是甚矣。吾之督也。復命錢嫗致意於生生。擇期納聘。釵釧衣飾之外。別奉五百金。而先以猶子見禮。得以便宜議事。遂於二月十日安葬。顧翁畢後。三日遷顧母子於下河。方是時。翮鴻已知間名之人。卽前投爾之人。愈悔和詩之誤。懊恨累日。旣而

曰吾自有兩全計。生既從顧至下河而江寧失守。信至旋陷揚州。遂辭顧母爲從戎計。出入江南軍中。上書軍門。大致謂金陵旣爲巢窟。勢難猝拔。若圍攻過急。地廣賊衆。斷不能聚而殲旃。一旦潰決而出。東南財賦地勢心不保。則得不償失。所傷實多。不如以殘破郡縣委之。而力保完善之區。餉糈亦有所自出。其由安慶北竄之賊。宜別請大兵。由齊豫夾擊而南。不責以殺賊復城。而責以阨河爲守。斯爲要策。不然金陵形勢。牽綴重兵。彼得以游騎衝突橫行。萬一畿輔震驚。則肘腋之患。而胸

唐之夢丘筆也。以爲然。先是。有張繼庚者。江甯諸生。陷於賊。以計出城見軍門。約爲內應。謀洩被害。事載金壺。遞墨中。軍門初見繼庚。疑信未決。生故相識。以八口保之。及事不成。歎曰。天未厭亂。十年之劫。未易平也。臨江設位。酌酒而哭之。遂歸下河。議婚期。翻鴻誓。不離母。不得已入贅於顧。女先期請母別婚室。爲內外間。外間設妝奩帷榻之屬。而更設小榻於內。以一婢自隨。廟見合晝。如常儀。已乃獨入內室。使婢奉書。一函生大驚訝。啓函。讀之。略云。妾以蓬門陋質。得侍左右。又蒙厚誼嘉惠。

先人窀穸既完。封樹斯固。老母弱弟。並獲安居。仁人之心。存歿均感。顧妾所悔恨者。和詩一節。深用疚心。外人不知。因緣有定。風鶴之警。事會適然。將謂投函在前。若老母知有其事。因而成之。以滅其跡者。捕風捉影之徒。或且更甚其詞。百歲身名。永爲瑕玷。自今以往。侍巾櫛。任巾饋。澣澣縫紅。惟妾主之。分牋滌硯。惟妾司之。親暱至此。欲不謂之夫婦而不可得已。獨至牀第之間。決難依侍。一則幼年本志。誓不出閣。葆其貞固。可遂初心。二則投詩之時。初無他意。願以恩義。終始勿及於私庶。不

使憐才慕色者得所藉口。三則男女之別判若幽明。稍涉嫌疑便成苟且。妾欲以光明磊落一矯其風作世間一奇女子。惟君子鑒而許之。世俗恆情。每言宗祀爲重。則小星可納。妾當以房老自尊。否則故里中別聘名門。妾亦可自居外室。曩者初讀大著。識爲端人正士。繼以慷慨行事。方駕古人。若不以倡隨爲樂。而沾沾於情欲之間。則是妾以豪傑期君。而君乃自蹈於庸俗者之所爲。甚非妾所望也。生覽未竟。笑曰。世間寧有此事。然素知女性執拗。不可驟圖。擬緩圖之。而小婢趣生安寢。入

關內室門矣。生既就枕。寂無聊賴。念從古未聞之事。乃於已身遇之。當亦孤獨之命。有以召之也。歡情未洽。轉益傷心。後數日。顧母聞之。勸文者再決意不從。每旦晝見生飲食言笑。凡所以承順夫子者甚摯。且周日落燈明。則面冷如冰。凜然不可犯。生乃盡出平日憶文之作。冀以引動柔情。文繙閱七絕一首。云沈思無計夢無蹤。萬種低迴一顧。卽深夜焚香花下。祝不能歡會。莫相逢。笑曰。不通太甚。是相逢必歡會。世寧有此理耶。又閱七律數首。云。已字闌干小閣前。柳梢新月晚涼天。蠶絲繞

消空成蘭鳳喙煎膠不入絃私祝芳魂同化蝶密將春
恨付啼鶗人生有意無言處贏得傷心度少年昨宵前
夕此星河曲曲屏山幾度過隔戶曉風防落葉虛窗清
影度秋羅袖中宛轉丁香結枕上妻涼子夜歌睡起登
樓天際望斷腸人遠綠楊多一度相逢一自持等閒何
敢證相思欲通輭語心先忖怕觸微瞋性未知涼雨簾
櫳花落早晚風庭院月升遲百迴旖旎千將息消受低
頭不語時水珮雲裳弱不勝風情霞思欲飛騰微波曾
照影獨顧聞逕深防睡鶴憎春冷壺尊花外舫夜閒樓

閣雨中燈分明窗下聞輕語碧漢紅牆定幾曾女止不
閱曰皆可焚也觀之無可觀詰之不勝詰自唐人李義
山韓冬郎輩作俑於前至本朝王次回袁香亭輩放言
於後斯文掃地作孽傷天何苦以有用之精神博他日
無窮之困苦哉先是生在軍營同事有常州君者跛一
足性陰險人皆惡之生刺以詩云胫如宣聖當時叩腳
未觀音宿世脩天上有仙爲伴侶人間無路不崎嶇女
曰君作而彼不知不足以洩憤君作而彼知之更足以
招尤且君所刺者一人凡天下之疲癃殘疾體相不具

者皆將抱憾於君夫彼豈得已哉。生自是不作游戲。刻溝語。女嘗從容詢生家世。及前室性情。生曰。婉而靜。顧以外家貧。屢受譏訕。坐是抑鬱病。女曰。貧有何罪。甚矣其懦也。若我處之。便大書窮字。懸於額間。其謂我何。語未畢。有生同學友過訪。生出女隨至屏後覘之。適以舊事相辯。駁友不服。生盛氣凌之。其人忿而去。日晡小雨。生語女曰。頃無事。圍棋可乎。翮鴻每與生賭。故爲拙行。局終。輒負二三子。至是設局布子。生負甚。兩角受困。其一少有生機。女又斷其道以窘之。左右求活不得。生急

曰逼人何太甚耶。文曰君亦知受逼之不可堪乎。何曩逼某友之甚也。生悟而笑。局甫終而鄰家詬辭聲大起。蓋姪故尖刻。陰唆是非。而陽爲好人。姪婿貧。常客於外。則使子姪以非禮欺凌之。姊旣屢受侮。積不能耐。以大義相責備。姪聞愈恚。遂唆撥箕帚。細故頻致。勃谿翮鴻。遣婢以母命請其姊。而自往見姪。曰人人皆言姪狠而
嫌善。以吾視之。姊誠善矣。而姪固未爲狠也。天下寧有狼人。讓。人。以。良。懦。之。名。而。自。居。險。毒。之。實。者。又。寧。有。真。狼。人。授。人。以。有。理。之。柄。者。姪。乃。合。掌。誦。佛。曰。善哉。善哉。

惟姊知我。我何能。狼翩鴻曰。吾爲姊計。不如因而善之。我善而彼亦善也。是爲兩善。處家能兩善。抑復何求。若我善而彼不善。則罪有所歸矣。姊大笑曰。姊真能言。我聽之如飲甘露。如痼疾得良藥。自今以往。以手折箸。曰所不悉遵。姊言者有如此。翩鴻拜曰。果爾。姊見翩鴻拜急止之曰。我當拜姊。奈何姊拜我。翩鴻曰。果爾。則我等鄰人耳。朵中清靜多矣。如之何不拜。乃歸語姊曰。不喫。歎不足爲好人。藏圓曲子有云。君不見走正派的人兒。喫盡虧。自古國家大事且如此。何況平民。且彼長技亦。

祇口舌難堪耳。豈能如市井無賴。以一指傷人哉。今日
飯吾家。飯後歸未晚也。涕泣而去。生嘗以讀書嗜酒。得
咯血症。醫藥不效。勢危甚。女晝夜侍疾。衣不解帶。一日
進參湯。中有薄肉數片。生問何物。女曰。羊肺耳。自是血
止。飲食漸加。遂愈。女因以戒酒勸生。他日復飲。友人所
夜半醉歸。留女同榻。不可。生愠曰。是絕物也。吾將強焉。
奈何。翩鴻曰。有是哉。吾日勸君節飲。而君不能從。人間
各有所好也。且吾謂君風雅士。故以人情所難者期君。
若竟出於強暴者之所行。妾何賴焉。無已。君且安眠。妾

以夜至。何如。生諾之。女入內室。久之果復出。出卽滅燈。和衣臥牀側。生素知女性剛。極意款洽。天未明卽去。明日見女。坦適如常。疑而詰之。女笑曰。吾有替人。何須窮究。乃知夜至者婢也。生前以詩詞見媿於翩鴻間。有所作。不敢復相示。藏之篋中。女乘生出搜閱之。有疏影詞。詠影云。香雲冉冉。比箇人姿態。還更輕倩。立也亭亭。行也珊珊。無言悄倚深院。角巾依約當屏背。和壓鬢花枝。低顰任生綃。周昉捕來無此主。神淡遠。猶記納涼庭院。那人正背立。衫袖風颺。濃似春雲淡似秋烟。幾曲闌。

千尋偏分明。轉眼簾波碎。換不轉真真。半面更晚來。
落照低迷化作一庭幽怨。又八聲詞點絳唇。睡絨聲云繡閣春濃。離鶯調舌花捎地。石華游戲淺碧深紅意。弱線頻添暗倩雙鬟記。脂香膩微聞蘭氣。心是檀郎細減字木蘭。花步履聲云蓮花淺印。繫得金鈴誰最韻。側耳來遲。最是樓居夜靜時。湘裙烟縷出。沒風前容細數。防被人聽行過虛廊分外輕。憶秦娥。抑翦聲云蘭閨暇。啣花燕股輕輕研。輕輕研思量寬窄。那人前夜釧金微動還停罷。裁紅剪綠花枝亞。花枝亞闌干敲偏分明。

窗下相見歡。上錢聲。云燈前祝語盈盈。擲來輕笑向旁。
人佯說問陰晴。心中事。眼前字。是佳音。却有一圈旋。
轉未分明。又點絳唇閨情。云生小幽闌。等閒誰見龐兒。
半鬢絃乍按。指下何曾慣。玉鏡爲臺羞。畫眉峰淡。爐
烟散。人前千萬不許思量。看浪潤沙春思。云人立畫欄。
東夢裏春融驚回。花外一聲鐘。四角流蘇尋不得。一晌
矇眬。蹤跡等飄蓬。芳訊匆匆。一灣流水葬新紅。舊日
春華何處。是殘照淒風。女闋至半歎曰。語雖常致。情亦
可憐矣。自是稍假辭色。看花品酒。賭畫裁詩。不異同心。

益友倡隨之雅聞者斂之而樂不及淫夜歸內室如故。
又數日晨起聞門外囁泣聲則婢以買花故與鄰婦相
爭第聞鄰婦詈曰小鬼頭亦不以正眼覩人我父理問
叔員外兄弟秀才豈與汝輩鬪口舌汝家姑寧聾啞者
乃縱容婢子欺人耶翩鴻卽詣庭前召婢入罵曰汝不
省事汝豈不知我家左右鄰皆夫人娘子軍哉我日日
閉門度日猶慮樹葉傷頭汝乃欲以螳臂當車太歲上
動土誰聾誰啞我亦不解今日世面有何世家巨族而
喋喋然以富貴驕人令我作十日惡鄰婦素知翩鴻爲

鄉里所稱默不發一語。顧母居間勸解。攜女入房。生迎謂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令我咋舌。女笑曰。九子母滿願。簪花亦不見一分妍麗。何苦乃爾。時生受江南某帥聘。去數月始歸。歸坐女室中。談世故。話家常。及暮久不出。女乘間至外室。反扃其門。自詣媼榻卧。而使婢侍生生。既屢不得遂意於女。且怨且慕。歎其不情。又不便以狎昵。事反目。煞風景。一夕反側數四。不得已於枕上出前鏡。太息而視之。及夜。蘭澤沁體。悵之有人。啓帷燭之。果見鴻臚並枕卧。生喜曰。卿亦有今日耶。我謂卿非鐵石。

人遽前擁之。女不言亦不拒。移時忽不見。祇見一無梗蓮花微雲護之。冉冉而去。生驚哭曰。翩鴻何往。視內室門固未啓。第聞女醒喚婢聲乃悟。明日翩鴻出。羞澀之態異於常時。生私詢之。女懼曰。夢耳。不必言矣。何物妖魅而狡猾若此。我必搜鏡焚之。啓篋傾奩。不得鏡。生自尋之。亦不得。相與詫歎久之。甲寅春。生將北行。而顧母忽病。日益沈篤。翩鴻每夜焚香祝天。祈以身代。一夕跪伏中庭。久不起。生從窗隙窺之。見以左手割右臂。手顫力剪不斷。生私歎曰。異哉。何不右剪以割左。而鈍拙若

是○又○見○女○奮○敵○其○肉○齒○而○斷○之○血○滿○襟○袖○間○生○爲○淚○落○而○不○敢○聲○驚○也○母○食○後○病○勢○較○瘥○閱○十○數○日○復○病○竟○卒○女○嬌○啼○悲○泣○迫○不○欲○生○謂○自○喪○父○而○後○依○母○爲○命○今○母○去○吾○心○已○萎○不○可○活○矣○生○勸○慰○再○四○略○進○水○漿○而○形○神○交○瘁○又○二十○日○亦○病○不○起○涕○泣○執○生○手○曰○全○歸○之○義○妾○幸○無○負○妻○死○從○母○無○所○憾○惟○屢○梗○夫○子○命○生○死○不○安○自○今○別○聘○名○門○以○承○宗○祀○勿○似○妾○之○相○夫○不○終○也○言○已○大○哭○生○亦○哭○卒○後○二○日○殮○面○如○生○蓋○子○歸○一○年○餘○猶○處○子○也○生○嘗○與○婢○述○女○左○手○割○臂○狀○以○爲○慘○痛○婢○曰○吾○憶○之○

矣。宮人乃不知耶。生茫然詰其故。婢曰。曩官人病。嬪子割肉以進。實爲左臂。故今以右臂奉母耳。生益驚悼。至是始知湯巾數片。肉實翻鴻玉體所煎也。生旣葬女。北行道過廣陵。會官兵已復揚城。因詣琴園弔之。則竹木山石僅存。縱橫錯落於清池茂草之間。畫閣雕廊俱如蜃氣。樓臺化爲焦土。而顧氏數椽屋亦在荆棘中矣。追憶舊遊。淒然墮淚。跨土牆而出。將東行。忽見道裝者來。略致寒暄。向生索鏡。生日亡之矣。道人曰。吾固戒君樂不可淫。而君乃用之於房室之間。鏡無罪。豈可焚耶。吾

已收之矣君非祿籍中人竇精秘神幸誌吾言厯此小
滄桑亦足省悟勿貽他日悔也生間無梗蓮花何故何
以兩夢皆然道人曰是皆薄命相也女子不壽又無所
出何以異於花之無梗蒂者顧靈臺清潔不染六塵仙
佛皆賤濁而貴清是以不梗而蓮耳生味其語爲之慨
然而道人飄然沒矣

心影下原名金壺淚墨

鉢池山農

鴛鴦印傳奇始末

鴛鴦印傳奇三十六折感蜀女秦碧憐作也王子秋月同宗生客遊金陵會飲妙香庵偶題舊作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三日寓主人蘭君過其地見有女子和焉生間之命駕往觀果見雲牋一幅墨跡娟秀詞意蒼涼署名曰碧憐尾鈴鴛鴦小印諷詠至再私念閨閣中無此清才或者朋輩託名姑屬蘭君訪之生原作云漏聲

幾下看月輪初上。雨絲纔歇。萬里山河同照影。總是一般清澈歌舞樓臺蕭條庭院。恩怨相生滅。是誰分與一家一箇明月。便道碧落因緣。紅塵福分咫尺相殊絕。記得年時游覽處。也是一般清澈。好夢烟沈春華水逝。爭又悲歡別是誰。換却一時一箇明月。蓋文闈見月隨筆所成碧憐。讀之淒感累日。和作云滄江浩渺。問古今才人多少英華銷歇。牋有臨川詞筆健。一點文心照澈。芍藥春濃芙蓉秋老。莫漫悲興減。一般花影夕陽何似新月。回憶劍閣風光。巫山雲氣鄉思。徒淒絕忽見新

詞添舊恨。旅鴈數聲悲澈。彩筆雲飛。羅衫露冷。畫舫秋風別。青天難問。古人曾見。今月上閣誤。多二字。姑仍之存其真也。他日蘭君至。笑謂生曰。何以飲我。我得其人矣。蓋女父秦翁者。蜀人。而挈眷賈江南。女年十齡喪母。繼母袁愛女若已出。命從舅氏學詞翰。出語卽工。舅某與蘭君故相識。語及妙香題句。互詢其人。喜爲文字因緣。殷然作合。既定議。客中不能備禮。秦翁慮其証也。設盛饌。延諸文士爲詩會。以試之。生果魁首選。因乞生詞。卷以爲聘。而以玉鴛鴦印報之。期明年。冰泮娶焉。及春。

洪賊圍攻金陵。居民數驚。一日訛言城破。袁方窖藏珠玉。不見。女穴窗窺之。結縗將縊矣。急破窗入。奪其縗而止之。許以設法出城覓安土。乃乘夜貽守門卒以破衾席。藁裹文僞爲死者。哭而送之。而先使鄉農艤舟月下以待。既免。遂徙於溧陽。已而溧陽又警。兵勇乘勢劫掠。秦攜妻女鄉居。望見前途戈矛洶洶。鄉民大呼曰。賊至矣。女懼。自投於池。夫婦倉皇哭泣。比至。實富民練勇自衛者也。相與挽女起。救治未絕。以漁船載之蘇州。驚魂少定。而女已九死一生矣。先是。生得金陵警報。銳身渡

江縋城而入。而秦氏已遷。探諸鄰人曰。渠當山居。不遠出也。生貌爲醫卜狀。出入兵燹中。風餐露宿。徧訪於旬容深水之間。卒不得秦氏耗。已乃幕遊江南北。藉以蹤跡秦氏。秦翁旣抵蘇州。袁與碧憐皆大病久。而後安。屢寄生書。皆不達。庚申之亂。閨門火起。風雨交作。夜半馬鳴犬吠。男女雜沓哭聲震天。翁歎曰。吾力竭矣。今復何處避耶。女持母袁哭曰。卽有避處。兒亦不願行矣。言未已。土寇入室。女遽出利刃自刎。什寇驚而去。袁與秦翁趨視之。血淚成汪。首面襟袖皆沾污。幸咽喉未斷。氣息

僅存急取創藥傅之時避兵者皆趨上海翁有申表親在滬不得已亦往投焉舟至崑山忽遇潰兵虜翁去母女益悲痛及滬資斧告匱暫以紡織爲生女病弱不能耐勞頓連疾苦非復昔日之綠窗刺繡杏閣吟春矣辛酉春生以他事至上海聞有勤女能詩問其姓曰秦訪之碧憐也大喜袁聞生至亦喜顧曩時未嘗相見問簪鴦印猶存否生即從篋中出之曰前言在耳固未嘗一息離身也袁歎曰印則猶是而詞卷亡矣婢曰吾見碧姑藏之篋中當是金陵蘇州之難嘗以殉葬命我矣袁

私詢之。果然女初聞生至。私念九年之別。如彼其才。或
者登金馬。躡玉堂。爲文學清華之選。不則風雲際會。勝
達飛黃。意中事耳。及聞生一領青衫。依然雙屈父。又被
處不返。悲生不遇。轉而自悲。蓋掩泣私啼者。閏三晝夜。
而病又作矣。生以袁命卜吉。前二日女病益篤。袁泣曰。
碧姑性烈。三自經而不絕。以爲前緣固未斷也。今好合
有期。吾亦得所倚。而疾不可爲矣。奈何薄命之至於斯
耶。乃招生與女相見。示以頸創時。女已彌留向壁。卧扶
而面之。目直視不能言。生對之哭。女搖手欲解兩當衣。

又勉力採取牀頭翦自指其髮袁皆會意許之事見生
悼逝詩中又一日而眼枯淚盡玉翁香銷矣至是始知
生所題卷猶置懷間也予感其事爲成鶯春印院本以
生與秦友爲綱緯以近年兵事始於陸建瀛終於何桂
清而結以大兵肅清江南示曲終奏雅之意惜丙寅清
水潭決稿本付諸東流故錄其梗概於此女之初死也
生情傷氣促哽不成聲祇得卽事四諱云十年思憶苦
長征盼到相逢病已成一縷青絲雙指甲互藏懷袖畢
今生又陰夜焚寄碧憐云地遠天高雨不聞沈沈鐘鼓

月黃昏眼枯見骨難通語心死成灰不返魂夢裏曇花
誰得失懷中詩稿自溫存千尋海底尋乾土密種珊瑚
結恨根重過碧憐寓樓云知是蓬萊是翠微小樓如故
綠窗非有生便合情爲累垂死真無淚可揮半臂貼膚
親換與雙釵分股密藏歸青天碧海憑相證化作輕塵
也並飛其他悼逝作甚多不盡錄女詩詞亦多焚去祇
存絕命一章云鵝爐香燼了無溫從此黃沙掩墓門儂
是僵羸卿是蘭託愁絲絮裹春魂

離恨天雜記

瑤雪一生如梅蒂於霜苞於冰而著花於雪當空山間
寂百卉韜藏之曾獨梅於水邊林下落落然自賞孤芳
不風不雪不花梅方花而風雪適至非天阨之實有似
乎阨之及乎陽和轉令而疏影凋零矣桃李當春閒嘲
冷諷宜哉宜哉

東鄰程生年四十餘父母具慶祖母戴八十在堂一女
二男有田百畝秫園蔬圃陶陶然於世無求也生平知
已三五人評酒看花隨意遊鈞以爲樂出有定營歸有
常期一日歸稍晏則母氏倚門待之日歸晏矣得毋饑

乎天或陰晦風雨驟至則祖母望之曰天雨矣得毋寒乎生好爲人居間解紛難程翁必委曲指示若深慮生之牽累受欺者蓋半百之人猶作襁褓看也生怒二子不學將責之程翁戲孫曰勿懼第往讀書若責汝我先責伊戴聞而笑曰我聞有祖父責孫者其子遽抱頭自責不已祖問何故其子曰翁責吾子吾亦責翁子諸孫聞之皆匿笑戴因謂翁曰今汝責汝子孫責孫子吾亦責吾子何如生與翁亦笑失聲戴又曰若祖若父今皆道貌岸然第不知蟬蛻猶藏諸衣袖中耶手招諸

孫曰來來爲我羞汝父於是滿堂鬨笑以助祖母歡忻
歡語間忽聞隱隱號哭聲甚哀遣人跡之則西鄰有孤
子慕程氏天倫之樂而悲泣不能已也

好惡役於外物喜怒起於後天七情之中以哀爲至故
嬰兒初生而哭萬物將死而悲視息人間情態萬變耳
目所寓靡不淒然昔金聖歎與王斷山賭說快事至今
爽人心神予嘗與瑤雪遞述哀情祇覺增我結觸節錄
於左不知孰爲瑤雪語孰爲天河語也其一通衢廣市
看來往人擾擾紛紛手忙足亂豈不哀哉一生性不

能懵懂。遂致無窮思緒。誤於聰明觸色聞聲。皆成苦趣。
豈不哀哉。一檐前蜘蛛。自在分明。蠅蚊昧昧。投之欲
脫。不得。豈不哀哉。一閨中刺繡。迫欲完成。窗影一昏
白。日已下。豈不哀哉。一奔走權貴之家。入室蛇行。出
門虎視。豈不哀哉。一焚香吸煙。逐風而出。明明見之。
忽忽已沒。豈不哀哉。一觀員頭。豈不哀哉。一看螳
螂。豈不哀哉。一盛暑絲綸被體。猶覺蒸鬱難堪。聽敲
轆門。衣冠整肅。豈不哀哉。一井已半枯。汲水者不顧。
豈不哀哉。一寒士斷炊兩日。不得已走告親知。逡巡

入門欲言又止主人已察其意先訴艱難豈不哀哉

一殘花依樹繫屬甚微飄風忽來奄然而墮豈不哀哉

一安樂時設想痛苦刻不可居及已至前俯首忍受

豈不哀哉一別離時夢見親知歡然慰藉迷離半醒

雨寂燈孤豈不哀哉一腥羶所在羣蠻叢之百沸之

水將澆千萬聚而不走豈不哀哉一羊豕初生卽墮

殺劫且不卽殺而先養之當其養時飽食自得豈不哀哉一東臯望雨南畝求晴此怨彼恩囁嚅唧噭豈不哀哉

一庭前大樹衆鳥爭投枝葉凋枯掉頭不顧豈不哀哉

不哀哉。一青年作和尚豈不哀哉。一煮蟹聽釜中
郭索聲豈不哀哉。一衆雀高飛飢鷹仰視豈不哀哉。
一犬見衣冠不吠豈不哀哉。一滿面花團錦簇豈
不哀哉。一春棄綿衣秋收紈扇豈不哀哉。一登山
陟嶺邱壑當前更上一層仍非止境豈不哀哉。一旅
館風月清宵驪鄰人歡笑豈不哀哉。一刑官受賂堂
下呼冤夜靜風淒敲朴如故豈不哀哉。一孤兒蹲踞
墟墓間冷面看人豈不哀哉。一胚胎中物襁褓中人
不及百年同歸塵土豈不哀哉。一狐穴城社以居狐

族愈盛。穴城愈空。城久而傾。壓狐同死。豈不哀哉。一無可如何時作解脱語。豈不哀哉。後一紳榜子見之。曰。那得許多苦境。則應之曰。卿自不知。

余君石生名岱。嚴關中奇士也。足跡幾徧天下。往客淮揚。爲予搜羅閨秀詩甚夥。喜說夢。每言精誠所感。夢竟可憑。且有夢中夢者。友人某娶婦數載。伉儷甚篤。蓄有玉杯。爲老嫗所破。意殊憤然。婦解之曰。世間那有常存物。天下原多可恕。人某爲改溫爲笑。而轉念惡其不祥。後數月。將赴江南。婦病已劇。以貧故。忍撤而行。一夕泊

舟江干風激水湧恍惚間行至一山山下微有亭臺雪
若飛舞遇一女冠子雲裝練帳說偈而來語多荒渺不
可解記其淺近者云頭上非天吹氣可通腳下非地失
足卽空中間非人與汝相同又云昨日一恩今日一愛
今日一仇明日一債未云焚思浣念割欲埋情回頭合
眼放大光明某目其人似相識而裝束端嚴意欲前叩
姓名倏忽不見因自詫曰夢耳醒而前行峰廻路轉忽
見瓊樓玉宇滿塢蓮花別一女子迷離綽約儀舟而歌
曰年年飄泊作生涯屋是疏蓬壁是花打得魚兒采蓮

子不知何處是儂家。淒音促節雙淚盈盈。某欲乘興登舟。女微盼不言。折花擲之。斷其梗。低頭蕩槳而去。某悵惘獨立。茫然無所歸。忽聞風雨颶。沓聲千軍萬馬奔馳。聲則榜人喧呼。潮來披衣視之。惟見月落江橫。一燈如豆。復自詫曰。我已醒矣。何以仍在夢中耶。回憶前醉。均非吉兆。明年春渡江北歸。始知得夢之日。果即喪婦之後一日也。閨秀詩評載前詩爲周氏女作誤。

揚州王生幼喪父母。繼母鍾愛焉。年十九。誤交浮薄。私游狎斜。將赴鄉闈之月。母聞而訓之。辭語淒懾。繼之

以泣生亦泣受命誓不敢再蹈故轍由是自守甚嚴後
數年母卒服闋復遇鄉閭里人喧傳有夢發天榜者見
生與王文錦名紅綬金書鼓樂而出時某邑諸生王湧
原名文錦改名以應之家故貧親友以其有兆也賙助
而往生赴金陵試畢友人某招遊秦淮旣至而雨設飲
而宿焉五鼓忽夢揭曉鳴金報喜者交錯於途生亟自
詢有無報者不答別有老翁語之曰汝事已誤猶望科
名耶王驚寤則身卧妓樓汗流浹背遽呼同宿友低頭
喪氣而歸他日榜發生不售而所謂王文錦者阜邑人

果膺鄉薦聯捷南宮焉及生見落卷乃知先擬堂備而復閱棄之評注疵瑕頗致惋惜計其日詣秦淮醉卧日也生意殊抱不平謂苟合私盟尙多容約於一妓乎何有何獨於我而嚴之疏其意則諸乩壇凡上大書云挾妓之過小欺親之罪大生聞之如水灌頤不敢置喙自是偃蹇終其身

王子冬幕遊彭城生平困頓最甚時也除夕作書寄家兄叔丹云夜寂燈枯一念不起轉計身世悲來無端夫貧窶莫如乞丐之甚矣然其披髮夏爽暴背冬暄短杖

朝攜一瓢暮挂愧恨絕少俯仰斯寬苟生固佳餓死亦可至若某之一身不德百事無成聚鐵六州鑄成大錯今將壯威蹙蹙然餽口於四方固知朽蠹之材不遜於大匠折翅之鳥無分乎層霄而且罔利無登壘之長求富少執鞭之術處羞鄉里出愧風塵夢魂怒其不安形影憤而相懲昨自桃宿北行而後適遇災民東下之時亂髮殘衣飛揚道路餘肢斷體零落溝渠犬吮血以相爭鳥啄睛而去嗚呼傷已方今奸宄鴉發州郡流離如病在胸四體已瘠如薪遇火中央始燃一旦附骨疽

成○橫○空○散○超○雖○起○扁○鵲○於○九○泉○亦○嗟○東○手○策○長○鯨○於○東
海○莫○救○燎○原○矣○夫○猥○瑣○之○思○哲○士○所○鄙○一○朝○之○患○君○子
不○言○况○抱○杞○人○之○憂○尤○愧○莊○生○之○達○然○而○名○業○不○立○窮
愁○互○攻○初○疑○若○冰○續○起○如○縷○沈○憂○日○積○遠○慮○風○馳○陽○如
數○轉○之○輪○心○有○幾○升○之○血○頃○者○縉○書○靜○夜○翦○燭○寒○窗○廡
齁○僮○僕○之○呼○寂○寞○巡○邏○之○柝○獨○影○在○壁○閨○無○人○來○陰○風
擾○衣○疑○有○鬼○至○關○河○巖○暮○同○心○離○居○展○此○良○宵○供○我○遐
想○嗚○乎○傷○已○叔○丹○得○書○蓋○爲○之○三○日○不○快○也

聽因圖宗子悼亡作也宗當閩中絕命之日正秦淮買

醉之時繼室會稽氏初隨母兄自豫章浮江而下泊舟
燕子磯夢一女子自道姓氏告以因緣所在會稽慚俯
不能答臨行以鳳釵一枝簪其髻偏而去既歸述其狀
知爲前室相與歎息久之作圖以誌感宗子有句云羅
裙舊夢飛蝴蝶玉軫新聲倚鳳凰謂此事也會稽自題
云從古蘇燕空有怨託根芝蕙合相憐甘泉玉竈珊瑚女
史一絕最佳云傳聞清夢託瑤琴我亦華年百病侵死
爲故人求玉杵世間凝是女郎心初宗子年少氣盛又
力矯時人私暱妻孥之習往往以箕帚細故發怒於閨

人甚至夏楚從事若嚴師之教弟子者宗子患痺食息
需人會婦翁亦病婦以省父歸稍晏宗則大怒數其罪
而責之婦卽時鬱暈而什口角流沫昏不知人宗悔之
時時以爲憾予聞其說根觸舊事爲題一律云情是浮
雲夢是烟畫屏風外綺窗前豈知破鏡飛明月猶爲清
琴理舊絃金盒庭中拜星斗玉棺天上葬神仙人生無
奈成離恨又種相思十萬年

蓮脩初歸攜書盈笥扃鏤不愴啓乙卯丙辰間予以夜
讀得略血疾蓮爲啓笥出書則皆道家言如參同契悟

真篇之類不下十數種。中以性命主旨爲最善。予笑曰。
藏此何爲。將學仙乎。曰。仙則何能。然以卻病有餘矣。予
受而閱之。書分九節。首洗心。次安神。次伏氣。再後則工
夫益上。非所易幾矣。予就前三節。息心調攝。覺前此紛
擾。悠悠不獨。心無主。先苦無心。至是百體五官。居然從
令。蓋以精氣神爲寶。而以靜心節欲養之。又三月而神
明大充。略血疾不藥而愈。

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於鴉片者也。少年流弊。日賭博。
日狹斜。然皆多金者爲之一。一日無金。則止而不爲。且人

亦屏之而不與爲矣。獨烟癮既成不死不已甚矣其毒也。揚州顧君孟平少聰穎能文章世以大器期之。獨見鴉片而喜其從兄苦口勸戒自誓以警之。婦某亦以死諫曰君食熟者吾必食生者。一日果下生煙三錢許灌救始甦。顧以二人故爲止而不食者五年。他日遊幕渡江復吸成癮。婦諫不聽。又吞輕粉撮許。顧探知急以藥物解之。而牙齦毒發黑矣。閱數月婦病胃氣。顧以鴉片進不食。顧憐其痛力勸之。姑吸一二。痛竟大減。已而時時悔恨懼人譏謔。且恐自負其死諫之初心。至臨卒前。

一年肝胃交病。任其絞痛徹骨。搥枕碎帷而絕口。不一吸彌留之際。日飲白湯升許。欲以洗滌肺腑及食不下咽。泣不成聲。猶勉力張目。謂顧曰。可以戒矣。遂卒。顧自是誠心痛改。而受毒已深。卒難立斷。終於落拓不振云。王嫗青林人。年五十餘。傭工蓮室有年矣。辛酉春。鉢池生方客雲間。土寇犯城。積薪而火之。遁自結束袖利刃。闖宅外奔走。聲遼投於庭池。及奔者入。乃家丁探信之人。云是鄉民鬧漕專與縣官爲難。今日劫掠官署而去矣。嫗方守遺哭。牽之挽之。至是不待詞畢。急與小婢救

蓮起幸先後頓刻間。嫗又年老更事多。如法調理嘔吐泥水而安。嫗有二子。一女先已倉猝出城。日暮女復至招嫗同出。且曰縣官敗賊於西鄉。殺其頭目。誠誓於今夜復讐。不留雞犬。今已鳴金齊人矣。時西北風壯。聽之果有鑼聲。嫗曰。我出則主母必死。奈何。女曰。盍請主母偕行。嫗以告蓮不可。曰。行將何往。今日之事。寢室死不野生無二說也。然汝女以愛母之心。至欲去。則去勿爲。我所累。嫗曰。主母尙不惜死。我一老婦人。命值幾錢。遂不行。女泣而去。少頃。二子又至。如前言。嫗決計不出。時

城中啼哭聲。運載篋筩聲。犬吠聲。提男挈女追呼聲。半夜始息。其安居不動者四人而已。賊於某氏祠堂果集數百人。以無先鋒。竟不至鉢池生歸而聞其事。曰。嫗可敬也。從子女之言。竟舍主母而去。不得議其非。投池之初。利主母之死而不救。席捲所有。諉之他人。又何暇治其罪哉。賞之二十金。獎義也。誌喜也。予猶以爲薄也。蓮鄙之終其身云。

張媼者。邑之城南人。夫以米肆爲生。而家與仙姑祠相近。一日張忽病狂。自批其頰曰。我欲行道濟人。非汝服

役不可不從死汝子再不從死汝夫張初不知服役何事濟人者何人也其夫曰是必仙姑之類耳我雖賣米家世固清白奈何令婦女拋形露醜作巫覲行哉不許張僅一子果以驚瘡鶴赤幾夫又病卒痛懼殊甚不得已泣而祝焉第家貧無以糊口乞緩數年神許之會有士人眷屬避兵淮上者僱人得張約他日相從南行而神於房中竈下時時降張身磨折百端若深恐其去者將行張以實告爲人以自代士妻某氏故英爽不信鬼神怒曰許我並竹而臨時背之我不信何神何狀必使

我親見而後可。張曰：是不難。他日南行，必過寶應、泰山，殿神所常臨也。我請仙姑與主母自言耳。屆期，某氏率婢嫗及張之母女甫入殿，而張色遽變，戰栗汗流，作京語道神姓名，先爲張嫗留行次，述土妻家事，皆他人所不知者，語語符合。某氏乃大驚，自叩因果。神曰：卿爲紫竹山司書侍者，降生人世者三，性皆爽直。前世爲江西人，因發小姑私事，致其羞愧而死。今此冤猶未解也。宜誦心經萬卷，以禳之。語畢，遂別而南。由是某氏誠心頂禮，按日誦經，而時時慮後思前，遂病疑懼。一日晨起，倉

皇戰栗。一如神降。張媼狀語音頓異。趣焚紙錢甚迫。日仙姑來矣。遂以夫妾爲宿世小姑後身。求解免結。終日憂愁悲苦。忍餓不食。若明若昧者。一月有餘。竟卒。土人痛其死。不遠千里。復就張媼。蚩蚩然問之。而神不靈矣。鉢池生曰。予聞此事。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以爲有神不宜誑人至死。以爲象因心造。其始也。究竟何因。且所謂小姑者。人耶鬼耶。豈自古冤冤相報。卽以將錯就錯者。了了之耶。嗚呼。不可知已。

辛未中秋夜。偶成金縷曲。一闋。稚虹私與人言。謂言爲

心聲淒感太過或非吉兆及十月望後四日果有喪偶
之戚談者以爲詞誠子檢閱一過覺亡者病情存者心
絰語語印合在按譜倚聲之會固不自知其言之悲也
詞云萬卉都銷歇奈何人淒淒冷冷清清時節記得輸
覬燕翼道魂夢飛懸京闕留不住春風蝴蝶悔煞拈
花成一笑墮紅塵永厯昆明劫魄盡了子規血年來
詩味寒於雪更沈沈心如古井身如秋葉手製么絃彈
羽調苦訴中懷淒切有誰聽悲歌激烈從此空山耕石
老編人間不見瑤臺月真錯鑄六州鐵

咸豐壬子秋歸自江甯以對廳西間爲臥室。鰣魚不瞑。
徹夜呻吟木落烏囀。百感橫集。天明登城放歌云。神騎。
追不返。急逝景白。日照不見。重泉陰我歌此辭。徹天之
音。天高無耳。人死有心。及辛未冬。自上海歸。暫處北廳
西室。霜寒月冷。遙遙相對。而回憶適及廿年人壽幾何。
誰能遣此。今年春重至江南。寓齋碧桃盛放。感賦浪淘
沙一闋。云殘照暗窗紗。蜘蛛網橫斜。年年春酒泛流霞。寂
寢簾櫳人去也。想煞桃花。心緒亂於麻病裏。年華斷
魂零夢各天涯。萬事不如歸去好。那是儂家王申三月

記於雲間舟次

前悼亡詞王子作也。是年春歸自蘇州。生死匆匆。闕爲面訣。夏秋又東至海上。南涉江水。北走彭城。急景如馳。始將卒歲。始得爲詩以弔之。云命短途長。兩未思。朔風催曉。一相辭。豈知江上停橈日。竟是閨中屬續時。歸路安排猶絮語。出門寬慰盡虛詞。死生貧賤渾閒事。雪涕臨風。一面避得無兒女。猶爲幸。到此分離轉易論。三尺秋墳。身外物。百年朝露。眼前人。星河獨立迢遙夜。風雨清眠。寂寞長遺挂。分明書跡在。相傳長逝。恐非真。近來。

年衰運阻百念皆灰更非筆墨所能達僅陸續述事數
首兼以自悼云年年蹤跡泛於津不是同根性不親療
病藥空爐火滅勸餐書在墨痕新贊民已備餬孤獨薄
宦何堪老病貧甘載空空真一夢人間誰識去來因春
花秋月共江湖線帖鍼箱瑣碎俱兵燹幾回同患難米
鹽無事肯糊塗藏金能備荒年穀數典真如記事珠看
是悼亡猶異體分明鶴翼半成枯飛來奇病忽如凝不
解冤纏苦費思百種悲愁原屬幻半空謠詠竟何辭親
從弱水移桃葉欲向空庭種荔支依舊春殘無結果蛾

眉甘死讓東施傳聞遺語特淒清早備雙棺殉死心先
我長眠原是福撒人中路太無情間關求友生平願科
第論文世俗名爲爾沈疴行不得如今衰老一身輕又
七月送柩歸葬云一從秋老別清姿早暮霜華染鬢絲
同榻友朋驚夢哭對門兒女笑情癡密書名字魂低喚
來日闌河路不知送爾泉臺安穩去得歸同穴竟何時
吳中祝氏女姿質端麗性好潔每言三日不浣則衣垢
一日不沐則髮垢一時不灑埽則心垢故所居明淨可
鑑飲饌非手自烹調者不食及笄歸於梁生婉婉相得

春晨助讀、秋晚吟、十餘年如一日也。已而生病遺矢瀆、衾褥、女子滌之、污及腕臂而不以爲嫌。其篤於情也如此。及生卒，女絕不哭亦不言。飲食作止如常。親黨竊議之，而不知其意也。後一月而女病，病卽昏瞀暴卒。特心口微溫，氣息若有若無者七日。一夕寢忽轉動，守者皆驚避。其膽壯者就問之，婦乃拍牀哭曰：「吾初以爲吾夫之亡不能常聚於人間，尙可相從於地下。庶幾昭昭不足冥冥有餘，故吾不哭不言，默默求死者。」而月今幸而死矣。而不見吾夫，求所謂閻羅者，地藏者，而皆不

可見茫茫然一片昏黑無所復之悲憤間忽見火光一輪如月初上其傍有人曰此天帝居也跪而求之見有金甲神笑曰此真下界愚婦人也人世一切鬼神惟忠義烈節精誠冤苦之人死而不滅然且有聚散久暫之不同若汝夫者病久精亡惟其亡也故死死則安有所有子哀憇之而一輪忽降昏慘如初嗚乎信如神言則是吾夫竟無其人也則是百千萬年永無見期推之父母兒女以及於吾身一死而皆寂滅無知也吾是以慟也號哭三日夜淚竭心枯家人再進參湯呼之已歿